

人体名词与方位词的组合特点及认知解释

周毕吉, 李莹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人体名词是名词中的一个特殊小类, 它与方位词组合后可以形成“方+X”和“X+方”两种结构, 前者既可以指称人体, 也可以指处所, 后者只能指处所, 但二者指处所的方式并不相同。文章在选取了4组对称的方位词和25个人体名词, 考察了其组合规律与特点后发现, 在“方+X”的组合中, “左/右+X”在形式和意义上最为对称; 而在“X+方”的组合中, “X+上/下”最为对称, 另外“上”“前”“里/内/中”相对“下”“后”“外”更容易后附于X。这些特点, 均可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解释。

关键词: 人体名词; 方位词; 组合特点; 认知解释

中图分类号: H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1-0140-06

一、人体名词与方位词的组合形式及意义

人体名词是名词中的一个特殊小类, 用来指称人体、人体器官或人体部位。现代汉语中, 人体名词与方位词的组合能力很强。如果我们把人体名词记作“X”(下同), 把方位词记作“方”, 那么人体名词与方位词的组合不仅可以形成“方+X”结构, 也可以形成“X+方”结构。例如:

上臂、前胸、臂上、胸前……

对于这两种结构的意义, 吕叔湘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1994)中有所触及。吕先生探讨的是名词与方位词“上”“下”“前”“后”的组合意义, 他认为“名+方”和“方+名”都可以用来“指处所”。以名词和“上”的组合为例, 他认为“名+上”意义之一是“指物体的顶部或表面”, 举例之一是“脸上”, 而“上+名”意义之一是“指处所”, 举例之一是“上肢”。由吕先生这里的论述, 我们可以推测, 具体到人体名词与方位词的组合, 先生应该也认为是“指处所”。

吕先生的这种观点, 大体说是对的,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不管是“名+方”也好, 还是“方+名”也好, 都是指处所。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以我们这里的“方+X”为例, 有时候它并不指处所。如:

(1)他跳入海中往下潜, 慢慢地向它靠近, 看到

了一个人的肘和上臂——脸埋在沙里。(《读者》)^①

例(1)中的“上臂”属于“方+(人体)名词”, 它与“肘”并列作动词“看到”的宾语, 这里显然不是“指处所”, 而是指事物。

所以如果笼统地说“方+X”的组合意义是“指处所”, 我们觉得太过武断。在我们看来, “方+X”既可以指称事物, 即人体的某一器官或者部位, 也可以指处所, 而且可以推测指处所应该是由指称人体器官或部位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 人体名词所代表的器官或部位, 在人体这个空间中总是处于某个固定的位置, 所以当在指称人体某个器官或部位时, 有时也隐晦地表明了处所。例如:

(2)正常的人都长有手。

(3)老王的手被刀割伤了。

(2)中的“手”大概没人会认为它指处所, 因为它只能被提问“正常的人都长有什么”, 而不能被提问“正常的人都长在哪里”。但是(3)中的“手”就多半指处所了, 因为对这个句子我们通常提问“老王哪里被刀割伤了”, 而较少提问“老王的什么被刀割伤了”。这说明, 人体名词可以由指称事物进而指处所。

单个人体名词是这样, 由方位词与人体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方+X”也是这样, 它们都既可以指称人体器官或部位, 也可以用来指处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指处所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就象去看医生, 医生通常会问“你哪里不舒服”, 而不是问“你什么不舒服”。

收稿日期: 2008-08-10; 修回日期: 2008-12-28

作者简介: 周毕吉(1980-), 男, 湖北丹江口人,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汉语语法, 语言理论; 李莹(1984-), 女, 湖北黄冈人,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外语言比较。

这也是吕先生笼统地把“方+名”概括为“指处所”的原因。

“方+X”在指处所时, 它所表示的处所通常与“X+方”所表示的处所区别较大。“方+X”结构的中心是X, X作为人体名词本身可以指处所, “方”是方位词, 它对X做了限定, 所以“方+X”所指的处所一般都有确定的辖域, 比如“上肢”就是对人的上臂、前臂、腕和手的总称, 所指的处所范围十分明确。而“X+方”的结构中心正好相反, 是“方”, X是限定成分, 它对“方”起一种参照物的作用。“X+方”的辖域是不确定的, 有时甚至很模糊。例如“脸上”所表示的处所就不明确, 它可以指脸的表面, 也可以指高于脸的地方。

二、“方+X”的组合特点与认知解释

(一) 对“方+X”结构的调查

为了真实反映人体名词前加方位词的特点, 我们采取了封闭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 从语言中选取了25个较常用的单音节人体名词^②, 4组在语义上对立的方位词^③, 具体考察了它们之间的搭配情况。下面表1的统计结果均来自于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

(二) “方+X”结构的组合特点

表1 “方+X”搭配情况

方位词 人体名词	(1)		(2)		(3)		(4)			
	上	下	左	右	前	后	里	内	中	外
[1] 身	+	+	-	-	+	+	-	-	-	-
[2] 头	+	+	-	-	+	+	+	-	-	+
[3] 耳	-	-	+	+	-	-	-	+	+	+
[4] 脸	-	-	+	+	+	+	-	-	-	-
[5] 额	+	+	+	+	+	-	-	-	-	-
[6] 眉	-	-	+	+	-	-	-	-	-	-
[7] 颊	+	+	+	+	-	-	-	-	-	-
[8] 眼	-	-	+	+	-	+	-	-	-	-
[9] 鼻	-	-	+	+	-	-	-	-	-	+
[10] 嘴	+	+	-	-	-	-	-	-	-	-
[11] 颞	-	+	-	-	-	-	-	-	-	-
[12] 颈	-	+	+	+	-	+	-	-	-	-
[13] 肩	-	-	+	+	-	-	-	-	-	-
[14] 胸	+	-	+	+	+	-	-	-	-	-
[15] 腹	+	+	+	+	+	+	-	-	+	+
[16] 臂	+	+	+	+	+	-	-	-	-	-
[17] 腕	-	-	+	+	-	-	-	-	-	-
[18] 手	+	+	+	+	+	+	+	-	-	+
[19] 腿	+	+	+	+	+	+	-	-	-	-
[20] 膝	-	-	+	+	-	-	-	-	-	-
[21] 背	-	-	+	+	-	+	-	-	-	-
[22] 肘	-	-	+	+	-	-	-	-	-	-
[23] 腰	-	-	+	+	-	+	-	-	+	-
[24] 臀	-	-	-	-	-	+	-	-	-	-
[25] 心	-	-	+	+	+	+	-	+	+	+

符号说明: “+”表示“可说”, 语料统计出现频率比较高。“-”表示“不说”, 语料统计出现频率为零。“+*”表示“可说, 但意义虚化”。“+?”表示“通常不说, 但偶尔出现”, 语料统计出现频率趋于零。

表 1 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方+X”的组合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上——下”“左——右”“前——后”“里|内|中——外”与 X 的组合能力来看,“左——右”与 X 的组合能力最强,“上——下”“前——后”次之,“里|内|中——外”最弱。表 1 中的 25 个人体名词能与“左——右”同时搭配就有 20 个,能与“上——下”同时搭配或其中之一搭配的有 12 个,能与“前——后”同时搭配或其中之一搭配的有 15 个,能与“里|内|中——外”同时搭配或其中之一搭配的仅有 7 个。

第二,从“上——下”“左——右”“前——后”“里|内|中——外”与人体名词组合的对称性来看,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左/右+X”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最为对称。从形式上看,25 个人体名词中,有 20 个都既有“左 X”形式,也有“右 X”形式;从意义上来看,对应的“左 X”和“右 X”,一般是对人体某一器官或部位的划分,意义实在,反映的是人体本身的对称美。例如:左手——右手,左脸——右脸,……

二是“上/下+X”和“前/后+X”在对称中蕴藏着不对称性。对称指的是“上/下”“前/后”能与 X 同时搭配,且有相当的数量,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不能同时搭配、能同时搭配但意义或义项不对称这样几个方面。

与“上”“下”可以同时搭配的人体名词有“身”“头”“额”“颊”“嘴”“腹”“臂”“手”“腿”等 9 个,体现出对称性,但其中的“上身——下身”“上手——下手”义项不对称,“上额——下额”意义不对称;还有“额”“颈”“胸”等 3 个只能与“上”“下”中的一个搭配。例如:

(4) 李敏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的薄衫,下身是老式黄军裤,厚厚的镜片遮不住她炯炯如炬的目光,朴素的衣着挡不住她雍容高贵的气质。(《走进儿童文学殿堂的农家女》,《作家文摘》)

(5) 一天,江小荣下身突然大出血,昏倒在机器房。(《人民日报》)

例(4)中的“上身”“下身”分别指“上半身”和“下半身”;例(5)中的“下身”指人的阴部。可见“上身——下身”义项不对称。

与“前”“后”可以同时搭配的人体名词有“身”“头”“脸”“腹”“手”“腿”“心”等 7 个,其中“身”“脸”“手”与“前”“后”搭配后意义或义项不对称;另外“额”“眼”“颈”“胸”“臂”“背”“腰”“臀”等 8 个只能与“前”“后”中的一个搭配。看几个实际例子:

(6) 前腿跪,后腿蹲,前手捏镰尖,后手握镰柄,双臂环如抱月,身子微微俯仰。(叶蔚林《割草的小梅》,

《作家文摘》)

(7) 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人民日报》)

(8) 透着一招一式都经过精心算计,既想显得诚恳待人又处处留着后手。(王朔《我是你爸爸》)

例(6)中的“前手——后手”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是对称的,人在自然站立时,两手平行垂直于地面,不存在前后之分,但是在活动时,可以一手在前,另一手在后,因此产生了相应的“前手——后手”说法。例(7)中的“前手——后手”在意义上也是对称的,但是其中“手”的意义已经虚化指“人”。例(8)中的“后手”指的是为避免将来发生困难而采取的留有余地的措施,没见到和这一意义对应的“前手”。可见“前手”与“后手”在对称中又显现出不对称。

三是“里|内|中/外+X”的组合主要体现出不对称性。25 个人体名词中只有 5 个和“里|内|中/外”搭配后能够形成对称组合,但这些组合在意义上并不对称,另有 2 个只能和“里|内|中/外”其中之一搭配。

第三,从“上——下”“左——右”“前——后”“里|内|中——外”与 X 组合的意义虚实程度来看,“左/右+X”意义一般比较实在,多半用来指称人体,而其他的“方+X”有很多借助隐喻,意义发生虚化。例如“上头——下头”“上手——下手”“前身——后身”“前头——后头”“前脸——后脸”“前手——后手”“里头——外头”“里手——外手”“内心——中心——外心”“中腹”“中腰”等大都不再指称人体。

(三) 对“方+X”组合特点的认知解释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认识世界首先是从认识自身开始的,然后再把人对自身的认识经验推广到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上。人对自身及万事万物的认识有一个认知加工的过程,只有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后才形成自然语言。“方位词+X”反映的正是人对自身结构特征的认识。我们都知道,人体结构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左右对称性,人有两只眼,两条眉毛,两只耳朵,两条胳膊,两条腿……这些器官以脊柱为中线呈左右对称状态,因此在语言世界中“左/右+X”的词语大量存在,而且呈现出整齐的对称性。甚至有些连成一体的部位,在左右对应关系上本身并不明显,但是受人的左右对称心理影响也相应地分成了左右两个部分。比如:

(9) 他手腕抖动,嗡嗡嗡连刺三剑,一剑刺向杨过头顶,一剑刺他左颈,一剑刺他右颈,都是贴肉而过,相差不到半寸。(《神雕侠侣》)

像这样的还有“左腹——右腹”“左额——右额”“左腰——右腰”“左心——右心”。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从语料统计来看,存在着这样的对称用法,但是从使用频率来看,它们要远远低于“左耳——右耳”等具有明显对称关系的词语。

此外,“身”虽然从表一看没有“左身”“右身”的说法,但可以说“左半身”“右半身”;“臀”没有“左臀”“右臀”的说法,但是和“臀”意义相同的“屁股”却可以说“左屁股”“右屁股”。这说明人在心理上确实是把身体进行左右对称切分的。看实际用例:

(10) 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华东医院,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出来。(张世珠《贺子珍的最后岁月》,《作家文摘》)

(11) 爷爷的右半身瘫痪了,几天后,他便开始着力恢复右手手指仅剩的一点活力。(《读者》)

相比较而言,人体器官在“上——下”“前——后”“里——外”的对称特征上并不突出,因此在语言中相应的对称词语就要少一些,有的甚至很贫乏,比如“里|内|中/外+X”。另外,它们即使形成了对称词语,也大多是一种隐喻性构词法,不再实指人体部位。例如:

(12) 楼下的一列房,已把前脸儿拆去,而安上很密很粗的铁条,极像动物园的兽笼子。(老舍《四世同堂》)

(13) 前面走的那个人,看后脸儿好像张老师。(《现代汉语词典》)

例(12)中的“前脸”指的是建筑物前面的部分,用的是隐喻表达;例(13)中的“后脸儿”“指人或东西的背面”也是用的隐喻表达。

三、“X+方”的组合特点与认知解释

(一) 对“X+方”结构的调查

人体名词后附方位词,一般形成以人体为参照点的方位短语。下面表2展示的就是以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为检索对象统计的各个“X+方位词”在语料库中的出现次数。

(二) “X+方”结构的组合特点

观察表2,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X+方”结构的特点:

第一,“X”一般不与“左——右”搭配。所考察的人体名词中,仅有“身+左”出现了1次。

第二,“X”与“上——下”所形成的词语在形式上最为对称。大多数“X上/下”有相应的“X下/上”与之配对,只有下边几组例外:

额上——? 背上——? 额下——?

第三,“X”与“上——下”“前——后”“里|内|中——外”的搭配中,几乎都是“X+上”多于“X+下”,“X+前”多于“X+后”,“X+里|内|中”多于“X+外”。例外的情况很少,我们列举如下。

a. 眼上(49) < 眼下(>200*) 额上(0) < 额下(6)
腹上(5) < 腹下(14)

b. 头前(7) < 头后(12) 耳前(0) < 耳后(34)
颈前(0) < 颈后(17)

肩前(3) < 肩后(4) 背前(0) < 背后(>200)
腰前(2) < 腰后(12)

c. 身里|内|中(15|10|14) < 身外(93) 额里|内|中(0) < 额外(200*)

a组中,“眼上”表实际方位,指眼睛上面;“眼下”意义虚化,不表方位,表示的是“当前”的意思。下面的例句分别说明了这两种情况。

(14) 当医生揭开蒙在他眼上的最后一层纱布时,郑坤山欣喜若狂。(《人民日报》)

(15) 眼下来了这么个人,愿意白教他闺女,还愿意白给他写新词。(老舍《鼓书艺人》)

而从表2来看,虽然没有“额上”有“额下”,但“额”的同义词“下巴”却可以说“下巴上”,而且“下巴上”要比“下巴下”常见得多。“腹上”也是一样,它虽然比“腹下”出现得少,但是它的同义形式“肚子上”要远远多于“肚子下”。例如:

(16) 王姑娘用手挖了些洗面奶点在他的额头、鼻尖、两颊和下巴上,然后用手心涂匀。(王朔《痴人》)

b组中,“X前”与“X后”表示的都是实际方位,但“X前”出现次数少于“X后”的情况比另外两组要多不少,不过这并不十分奇怪。“X”虽然总体上倾向于和“前”搭配,但X又有自身的特征,明显居于人体前的器官或部位总是易于做“前”的参照点,如“脸前”“额前”“胸前”“膝前”等,反之,有些器官或部位生在人体后部或者居于前部的特征不明显,它们就更容易成为“后”的参照点,比如“背后”“腰后”以及“耳后”“颈后”等。看几个实例:

(17) 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开枪打死的。(《人民日报》)

(18) 张全义把手背到腰后,抓起话筒。(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c组中,“身里/内/中”出现的总次数要少于“身外”,也是因为“身外”多用于固定搭配“身外之物”,不再指称具体方位。至于“额头”,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到它的内部,所以没有“额里|内|中”之说,但可以说“额外”。“额外”现在并非实指方位,而是表示“超出规定数量或

表 2 “X+方”搭配情况

方位词	(1)		(2)		(3)		(4)			
	上	下	左	右	前	后	里	内	中	外
[1] 身	>200	108	1	0	>200	>200	15	10	14	93
[2] 头	>200	15	0	0	7	12	13	4	4	0
[3] 耳	25	10	0	0	0	34	63	25	162	1
[4] 脸	>200	1	0	0	27	0	0	0	3	2
[5] 额	>200	0	0	0	57	1	0	0	0	>200*
[6] 眉	9	3	0	0	2	0	1	0	1	0
[7] 颊	23	1	0	0	0	0	0	0	0	0
[8] 眼	49	>200*	0	0	>200*	0	>200	68	>200	0
[9] 鼻	20	8	0	0	9	1	4	4	32	0
[10] 嘴	>200	9	0	0	11	1	>200	2	95	7
[11] 颞	0	6	0	0	0	0	0	0	0	0
[12] 颈	82	20	0	0	0	17	2	1	35*	3
[13] 肩	>200	4	0	0	3	4	1	0	0	1
[14] 胸	41	7	0	0	>200	2	6	3	>200	8
[15] 腹	5	14	0	0	8	0	3	51	172	1
[16] 臂	>200	9	0	0	0	0	1*	0	13	0
[17] 腕	>200	7	0	0	0	0	0	0	0	0
[18] 手	>200	>200*	0	0	0	0	>200	2	>200	0
[19] 腿	>200	5	0	0	3	0	2	0	0	0
[20] 膝	151	98	0	0	24	0	0	0	0	0
[21] 背	>200	0	0	0	0	>200	0	0	2	0
[22] 肘	15	6	0	0	0	0	1	1	0	0
[23] 腰	178	14	0	0	2	12	164	0	40	0
[24] 臀	20	5	0	0	0	0	0	0	0	0
[25] 心	>200	>200*	0	0	0	0	>200	70	>200	10

说明: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所收纳的语料数量极其庞大, 分类也比较齐全, 共有多少语料我们难以统计。我们在检索过程中对于合格的语料, 出现次数在 200 以上的一律标为“>200”, 低于 200 的都给出了确切数字。有的数字后边标了“*”的表示该组合不表示方位意义。例如“额外”, 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大于 200, 但“额外”表示的是“超出规定数量或范围的”, 没有方位意义。虽然上面的统计数字并不都是精确的, 但是整个语料库是封闭的, 因此“X+方位词”的搭配特点在整个表格中是显而易见的。

范围的”。例如:

(19) 一生了病, 除了可以得到一天堂皇的逃学外, 还可以得到许多额外的小食。(施蛰存《赘病》)

(三) 对“X+方”组合特点的认知解释

在上一小节中, 我们概括了“X+方位词”的三个特点, 这三个特点可以统一概括为方位词在认知上的不对称性。我们知道人首先通过认识人体自身来认识世界, 人的认知方式有它的物质基础或生理基础。人体存在固有的不对称, 人在自然站立时, 主要的感觉器官都在人体上部, 上方的空间因此最容易为五官所知觉。人又通过呼吸、进食、排泄认识到人体是一个容器, 是一个有边界因而有里外之分的东西。人对进入体内的东西有最切身的感受, 由

此及彼, 在表述外界的空间关系时, “里”就得到特别的重视。感觉器官又多在人体前部, 前边的东西人们注意得多, 人一般朝前走, 不会朝后走, 所以人体前后也不对称。

沈家煊(1999)在论述“认知上的肯定项和否定项”时, 曾引用了 Clark, Carpenter & Just 做过的一个实验。图 1~图 3 要求人们用语句表述图中符号的位置关系:

★

图 1

★

图 2

十
★
图3

图1人们一般表述为“星在线的上方”，图2人们一般表述为“星在线的下方”。这好理解，因为相对于星，直线更容易成为参照物。但是图3中星和十字作为参照物的特征都不明显，但人们却一般选择“上”来表述星和十字的相对位置——“十在星字的上方”。沈家煊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原则’或‘效率原则’在起作用，无标记项‘上’在心理处理上较简单，处理效果较高。”此外，他还提到“Clark (1974)Clark & Brownell(1975)都用心理实验证明，处理‘上、前、里、来’等正向词所需的时间要少于处理‘下、后、外、去’等负向词”，以及“Ghent (1960,1961)发现儿童更倾向于注意一样东西的上部而不是下部”。

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方位词“上”“前”“里”相对于它们的反义词“下”“后”“外”在认知上有更显著的地位。

注释:

- ① 文中注明出处的语料皆检索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未注明出处的语料为作者自造。
- ② 之所以选择单音节人体名词，是考虑到了韵律的缘故。所选择的方位词都为单音节，它们和单音节人体名词组合起来更容易。
- ③ 邢福义(2004)认为“里”有“内里”义，“中”有“内中”义，都是“里头”的意思。这一共同意义，形成“X里”和“X中”的交叉点。所以文中我们把“里”“内”“中”等同，与“外”构成一组反义词。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2]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江西: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3]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4] 邢福义, 刘培玉, 等. 汉语句法机制论[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5]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现代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6]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A Study on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oun of human organs and noun of locality and its cognitive explanation

ZHOU Biji, LI Ying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noun of human organs is a special subcategory of the noun. It can combine with noun of locality to form two kinds of structure, which exist respectively as “方(noun of locality)+X” and “X+方(noun of locality)”. The former can indicate both human body and location, while the latter only refers to location, and both structures are very different in the way to indicate location. The core part of the article, choosing four groups of noun of locality in symmetry and 25 nouns of human organs, explores their combining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survey reveals that among the combination of “方+X”, “左(zuo)/右(right)+X” is most symmetrical in form and meaning, while among the combination of “X+方”, “X+上(shang)/下(xia)” is most symmetrical. Besides, “上(shang)” “前(qian)” “里(li)/内(nei)/中(zhong)” is easier to be appended to X than “下(xia)” “后(hou)” “外(wai)”.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 offer an explanation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Noun of human organs; noun of locality;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explanation

[编辑: 汪晓]